■責任編輯：趙 僖 2014年4月30日(星期三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如果金秀賢遇上四大天王

《來自星星的你》播完，餘威更凌厲，星星更勁更閃亮，男神金秀賢都教授上身橫掃亞洲，四出巡迴見面會，飛機暫代睡房，機程上才可爭取寧靜私人空間，小睡休息。

前幾天，男神旋風式襲港，女友中不少是中毒甚深的金粉，千方百計，刷盡人情卡取得見面會入場券，事前做足準備功夫，剪髮還染顏色、做美甲、敷面膜，買新相機、新高跟鞋、手袋及最新春裝，雖是少婦卻仍猶如約會初戀情人般心情緊張，明知只可遠距離望着男神，還是做足「他可能會留意到我」的準備，典型粉絲心態。

眼見金粉如「中降」般瘋狂，眾人皆醉我獨醒之人，問了一個「發人深省」的問題：「為何金秀賢可以這麼紅？」

問得好，論樣貌，他稱不上是一百分帥哥，這反而成就了他，不會予人高不可攀和「帥哥都花心」的感覺，又略帶稚氣，予人容易親近的安心，令天生母愛重的女粉絲很想保護他，加上他走陽光男孩路線，形象健康，有足夠的條件成為偶像，偶像跟超級偶像之間有一段很遠的距離，光看身價便能分辨。金秀賢空降香港四十小時，穩賺八百萬，平均時薪二十萬（包括睡覺吃飯），跟金粉見面不足一小時，又獲大會高規格接待，入住酒店總統套房，包下總統套房上下層，防金粉混入，並派出過百保安維持秩序，所到之處必有金粉守候、追車，此之謂超級偶像。

金秀賢能成為超級偶像，是因時勢。

過去三年，不單香港，環顧亞洲地區都缺乏年輕偶像，陷入「偶像饑荒」期，大家都「餓」偶像，閒得發慌之際，金秀賢憑着《星星》編劇筆下的好角色爆出，自然成為巨大磁場，吸住餓偶像飢民，當然他具備走紅的所有條件，不光靠「時勢」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還是要由心開始

人在什麼時候最渴求預知未來？當然是在困苦危難之中，連明朝身為九五之尊的崇禎皇帝也不例外。

據說當時李自成兵臨城下，惶惶不安的崇禎於是前往著名的大慈延福宮求籤，不料連求三籤，也得「下下」之果。在惱羞成怒之下，崇禎下令此觀以後不准再有香火，令本來香火鼎盛的大慈延福宮，一時煙火絕跡。所以，做神仙其實也很困難，不靈不驗自然沒有人拜祭，但原來太靈驗的話，也會惹來禍劫——不過，這故事也暗暗反映了崇禎的亡國之因，就是不願面對現實，心胸狹小。

至於崇禎第二個預測未來的方法，據說則是裝扮成太監微服出巡，到民間找人測字，更向算命先生提出一個「友」字，去問國家的吉凶，但對方卻立時臉色大變，因為「友」字的結構，不正是「反」賊出頭的意思嗎？

崇禎聞言之下，逃避的性格又發作了，改說自己所提及的，是「有」字，而非「友」字，卻不料算命先生更說，這占測結果可更為不妙，因為「有」字的結構，乃是「大明」兩字各少了一半！

心寒的崇禎聽罷不服氣，又改口表示他說的是「酉」非「有」，只可惜也改變不了不祥答案，因為「酉」字，正是九五之尊中的「尊」字，去頭斬尾所得的結果，所以崇禎最後自縊煤山，有說是符合了這個九五之尊頭腳不着地的預測。

當然，這些故事是真是假實在難以考證，不過，根據史上記載的崇禎八字，他的亡國之劫，確實早寫在了他的八字之內，只是若他真的如故事的記載般如此不懂得汲取教訓，又如何能轉危為機？所以，人若要改變命運，起步還是要從內心開始！

琴台客聚

彥火

非洲和尚

慧禮法師甫到南非，便受到當地基督教徒的阻難，遇上B.H.S.教堂的牧師帶領學生及群眾走上街頭，抗議佛教徒在B.H.S教區建立寺廟。

南華寺蓋臨時佛堂時，教會人士更是成群結隊舉着十字架繞場，以示抗議。

蓋山門牌樓時，又有一群人結夥而來，拿着十字架在剛灌好的水泥柱旁靜立禱告。

教徒離去時，在每根柱子的底部都立了一個小十字架，上面用英文寫着：「我們是唯一的真理！」

當地傳媒也施加壓力，黑人更向慧禮法師咆哮道：「回去，中國人，這是我們的領土！」

尤其在一九九四年的總統大選前，黑人們甚至恐嚇慧禮法師說：「等曼德拉先生當選總統，我們就清算你們的財產。」

所有各種的威嚇手段如泰山壓頂，慧禮法師兀自巋然不動。

慧禮法師深諳要在非洲本土立足，要創立「非洲人的佛教」。

所謂非洲的佛教，必須由非洲本土出家人，融合非洲本土人文思想、風俗習慣、文化傳統等，才能推展出具有非洲特殊風貌的佛教。

慧禮法師深信：「過去，非洲沒有佛教，並不代表非洲人不信仰佛教，只是他們對佛教還不了解。自從佛光山在南非建寺，並在南非設立非洲佛學院，培養非洲本土的出家人，已有越來越多的非洲人信仰佛教。佛教雖是最後傳入非洲的宗教，但將是非洲人最迫切需要的宗教。」

慧禮法師後來花了十年時間，創建非洲第一座大乘佛教寺院——南華寺。

慧禮法師氣度恢宏，並不滿足於此，他卸任南華寺住持後，為續佛慧命，深入非洲蠻荒地帶，行腳遍及東西南非。

他深入瘧疾叢生的赤貧之地，患了瘧疾，肉體上的冰寒與火燎交煎，上吐下瀉，但並沒減退他的信心與決心，反而戲稱已正式入籍非洲。

因為，非洲人都對他說沒得過瘧疾不算是真正的非洲人。

他目睹非洲因愛滋病的肆虐，滿目瘡痍，逾六千萬名兒童失去父母，成為孤兒，流落荒野，甚至一生難求得一頓飽飯。

我佛慈悲，慧禮法師發願在這裏落根，辦孤兒院，收養、教育孩子。

二〇〇二年，慧禮法師於貧瘠的內陸國家馬拉維共和國，成立第一所國際性人道教養組織「阿彌陀佛關懷中心」。

院童每天學習，生活充實而多姿多彩，孩子們早睡早起，睡前做晚課、醒後做早課；為培養他們的慈悲心，三餐茹素。

白天大部分時間都在上課，課程包括其本土語言與文化與政府規定的學科（英語、數學、自然、地理、生物、健康教育、手工藝、體育、音樂等）。

在傳承當地文化的基礎上，給中華文化與佛法以額外養分，教授漢語及傳統禮教、誦經禮佛儀規等，加強院童的人格素養，使其身、心、智健康成長。

（三之二）

百家廊

朵拉

誤會杜鵑花

剛踏進台北101高樓，突然接到年輕律師自手機郵來的訊息。她這時候，人在日本旅遊。「你看看。」她先打字過來，隨之而來的是花和樹。那棵掛着片片暗紫紅色似花像葉的樹，旁邊有塊木板註明花樹的名字，一看，太吃驚了，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：「日陰躑躅」。「這名字叫人生出惆悵。」她說。另一張是「鍾馗楊櫨木」，雖說是春天，此時卻只有無花無葉的枝幹，畫起來會很漂亮，看着卻有點傷感。還有一張是葉子掉得一乾二淨的樹，枝椏上開着絢麗明媚的黃色「山茱萸花」。「日本的花名，真叫人手足無措得不知如何是好呀。」年輕律師的形容詞看起來誇張，但可能真的就是她的感覺。

愛花樹的她，有時候為了一棵開花的樹，下班後特地開車到植物園去跑步。這一回為櫻花飛到日本。「人飛到了，櫻花尚未全開。」聽到她在手機文字背後的歎息。「可是，春天的日本，還是有很多其他的花。」郵來的照片有她的笑臉，慶幸有所補償的口氣後，稍帶缺憾繼續「唉，你會發現，漢文化竟完整地保存在這裡。」

為花癲狂非壞事。我手機裡也有昨日下午到陽明山賞花的櫻花和杜鵑花照片。但我對手機的用法，成天處於「還在摸索中」，無法即時郵給她炫耀一番。突然看見101的宣傳大電視就在商場自動梯旁邊，這時正出現101高樓配合文字「台北101更希望與台灣人民的心緊密結合」，趕緊以手機拍下來，直接傳過去。年輕人的手機本領高強，立馬便收到她的回信：「我在京都看花樹，你在台北看高樓。哈哈，你真沒水平。」

昨天的我比較有水平，是此趟台灣行的「花樹日」。從早到晚，三餐時間外，都在不同的公園裡逛花叢。台灣不愧是花樹寶島，處處花樹挺立，尤其恰逢春季，隨便經過什麼地方，街邊路旁，抬眼處皆是美。抵達士林官邸，昂直修長的棕櫚樹大方地站兩排，春風輕輕梳過棕櫚葉，葉子顯出歡迎的優美姿勢和遊人打招呼。朝向凱歌堂和新蘭亭的方向走去，來自中國的曹，指着矮矮的黃蝦花旁邊開着紫紅色的灌木叢問，這是什麼花？

杜鵑花！脫口而出，不是爭先回答，只因從前把九重葛誤稱杜鵑，喚了足足三十多年。一直到有一回到南京開會，應邀蹔到杭州與畫院畫家交流，船游西湖到三潭印月小島，邊走邊聊，不識杜鵑的人，遇到好多杜鵑花，粉紅洋紅桃紅，熱烈地在冷風中極力撐起它們的絢艷明媚，一邊顫抖，一邊怒放，無比喧鬧，卻沒有聲音。我忍不住了：「這是……？」杭州的畫家隨便望一眼，馬上回答：「這叫映山紅，又叫杜鵑花。」

「杜鵑花？」衝口而出，聲音有點高，杭州畫家轉頭來看我。

我重複，「這是杜鵑花嗎？」

印象中的杜鵑花，有紅黃紫白數色，還有兩個顏色一朵花的。花瓣薄如紙，團團簇簇生，三片紙花瓣中間有三條花心，粉白黃色的花心也開花，盛放時變成花中花，而且是一條一條地開，當三條花心的花全開時，看着就是點點粉白艷黃在陽光下招呼過路的人快來觀賞，耀眼奪目比三片花瓣還搶眼，張得開開的紙一般的花瓣反而成為配角。

但杭州畫家卻把眼前這張開的五瓣桃紅，一瓣蘸滿更深紅的噴點，中心有無數小花心，雖然花瓣也如紙般薄，但卻闊而大些的花，說是杜鵑花。

回來以後慢慢搜索，那個時代沒有電腦，唯有翻書，看畫冊，找花卉字典，方知誤會太深。一次藉機問馬來朋友，答案為馬來文叫bunga kertas。bunga是花， kertas是紙。翻找良久，方知這紙花華文名字非杜鵑，真正名為九重葛，也稱寶巾花。陽光雨水豐盛的熱帶地區容易生長，容易開花，長年累月，花開纍纍，從不凋謝。後來到廈門，在廈門教我水墨畫的白磊老師說，這花又叫三角梅，是廈門市花。

在心中愛了三十多年的杜鵑花，每天看見它，尤其一種叫新加坡紅的紫紅色最動人，看到了就要靠近一點，看個仔細，聞聞它的清香味道，但它卻原來不叫杜鵑花。要過了很多很多年，才漸漸把「杜鵑花」改稱九重葛。

士林官邸有玫瑰園，有蘭花展，有香草園，還有各種美不勝收的，有些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，杜鵑花卻無時不刻出現，行過這裡有一片，經過那裡有一叢，淡紫深紅淺黃粉白濃橙，還有雙色的，帶點帶斑帶條混雜色的，千姿百態，叫人憐愛，難怪古詩說：「人間美西施，花中唯杜鵑」。

從士林再到陽明山，燃亮了遊人的眼和心的，是滿山粉白艷紅的櫻花，還有奼紫嫣紅的杜鵑花。這時才聽說，杜鵑還有別名叫「山躑躅」和「紅躑躅」，竟不讓日本花名專美。人在杜鵑花叢中躑躅，顧媚唱的《杜鵑花》在耳畔迴響：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，杜鵑花開在小溪旁，多美麗呀……。

多美麗的杜鵑花不在101高樓，人到101，才知道2004年12月31日台北101以509.2公尺的高度，取代馬來西亞吉隆坡的雙峰塔成為世界最高摩天大樓，維持5年又4天後，527公尺的阿聯酋迪拜的哈里法塔在2010年1月4日超越了台北101。最高的數據不斷被升高，要飆到什麼樣的高度，才是永恆的最高？縱然不再是世界第一，但101已經成為台北著名的地標，凡到台灣觀光的遊客，必來一行。

我們來到的時間有點遲，一路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炫麗耀眼地流竄，使得人心焦灼晃蕩，從未來過的同團作家稍稍緊張着急。這裡有全世界最受歡迎的流行品牌，有時尚知名的服飾、化妝保養品以及品味一流的精品店等等，打的口號是：「一次就能滿足時髦的你的消費慾望，與全世界同步的流行趨勢，讓你打造完美的自己。」

缺乏消費慾望的人來過兩次，兩次都在裡邊閒逛不到半小時，什麼也沒買就跑到高樓外，佇在美國波普藝術家羅伯特·印第安納鮮紅的「LOVE」字前拍照。羅伯特擅長以簡單的短字或數字加粗，傳達震撼力的訊息，成為圖像式的藝術作品。早在1964年，「LOVE」已經出現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的聖誕卡片上，1973年1月27日，美國簽下「巴黎和平協定」，結束在越南的軍事存在，同一天，美國郵政局以羅伯特的「LOVE」製成郵票，商人看中戰後人們渴望愛與被愛的心理，大量販賣印有LOVE的海報、明信片和T恤。

約好的時間未到，我走出101高樓，站在外頭等巴士，天暗得很快，但是101高樓外邊的「LOVE」字，還有許多人爭着拍照。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不管在什麼年代，「愛」，不約而同，是所有人的永恆追求。

導遊找到「春夏時尚漫遊」牌子下的我們，繼續等待同團作家，有人登上89樓觀景台喝咖啡，有人尚未完成購物任務，有人閒逛迷了眼捨不得出來，五彩繽紛的霓虹燈，影影綽綽眼花繚亂，天空一輪圓月亮晃晃，農曆二月十六的月亮是今年裡最圓最明亮的一個，不知道多少人一起看見？

■杜鵑花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在重慶過生日

我過了八十歲，生辰之日，家人每年只是相聚吃一頓飯，並無大事慶祝。今年初以九十七高齡辭世的大哥，生前也不願家人為他祝壽。並笑說害怕閻羅王知道了他的高壽，要來索命。他是學農業科學的，當然不會迷信。只是生平淡泊名利，不想為過日子而張揚。我也秉承着先兄的教導，不想每年祝壽。

可是我所教過的上萬的學生，知道了我的生日，一定要搞一個聚餐會。近幾年來，我想出了一個辦法，就是每年在生辰前後，出一本書，藉出書的首發式，來與校友們相聚。近幾年還難得行政長官梁振英和中聯辦張曉明主任都來捧場。這樣做就可以掩蓋搞生日會的張揚。

四月八日剛舉行過新書《虎說打虎》政治評論集的首發式。翌日我便隨前全國人大代表的訪問團前往重慶。

到埗之日，重慶市人大主任張軒女士，就為代表團的到來，舉行歡迎宴會。不知是誰事前通風報信，說四月九日正是我的生日。張主任在主持宴會致詞以後，說今天順便為吳老慶祝生日。隨即推出一個大蛋糕，請各位與會者唱《生日快樂》。我被這個突然的舉動驚呆了，實在有點措手不及，連答詞也說不出來。

當場還送給我一個精緻的花瓶作為生日禮物。賓館也給我送上鮮花和禮物，盛情十分可感。

我是全團中年紀最大的一個，老伴更是既年邁又身體不好。本來我是不想她隨行的，但她悶在家裡，也實在十分可憐。加上她近年有點腦退化，記憶力衰退，我們都不敢讓她一個人外出。

這一次「老人旅行團」行程並不緊張，想就讓她出遊一次吧。過去我當代表時的每年考察，她都是隨行的，許多老代表的夫人她也是熟悉的。但想不到此行既為我增加麻煩，也令接待者操心。

感謝重慶市有關當局的熱情招待與無微不至的悉心照顧，特別是市人大副主任譚棲偉先生等全程陪同，謹此表示深切謝意。

隨想國

興國

唇

那天，有學生錄製節目時，另外的同學對他說，你的唇看起來很蒼白，建議抹些深色的唇膏。果然唇上有了顏色之後，整個人就有生氣多了。

小時候一到冬天，嘴唇便會乾裂，那時長輩會讓我們擦些濕潤液來保護。如今年紀大了，嘴唇沒有乾裂的現象，所以在生活上，很少聯想到唇這個字。

那天，和朋友聊天，朋友說到有學生向他請教如何學英文的事，他就想起了莎士比亞的英文，真是好到不得了。他引了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中的一句話：Let lips do what hands do，他說羅密歐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是牽着茱麗葉的手。

我於是就想起了很久未曾聯想過的唇，我說現代人接吻，沒有人會說唇吻，頂多是說濕吻。不過，讓唇來做手做的事，我倒是想到如果男人被女子摑了一巴掌之後，說一句讓唇來做手做的事，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？如果夫妻情侶都動唇而不動手，相信離婚和分手的事，一定少很多吧？

這個世上，恐怕就是不讓唇來做手做的事，反而讓手來做應該是唇做的事，所以才一天到晚打鬧不休吧？記得那張照片嗎？一個女子用唇來貼在盲人點字的書本上，那情景，多麼美麗動人？

可惜的是，我們有些傳媒卻在為明明是錯的事在「唇三口四」，胡說八道一番，比如蘇施黃飲茶的事。更為可惜的是，常常看到不少國家領袖一天到晚在「唇槍舌劍」，比如烏克蘭的動亂。雖然如此，動唇總比動手安全得多了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《亂世張瞳》自序

在《亂世張瞳》出版的前夕，湊巧接到香港藝術發展局通知，獲「2013香港藝術發展獎」之「年度最佳藝術家獎」（藝術評論界別）。那當然不僅指向我的一系列日本文化研究撰作，同時也包含對香港電影評論持續探索的肯定。只是回頭再看，令我反思的是今時今日的「藝術評論」，大抵已不能再局限在傳統藝術範疇類別中的研究。簡言之，針對文學、戲劇、音樂、電影及攝影等研究文章固然切題，但廣義上的文化探索（如針對流行文化的產物如動漫）已經不可能被割裂出去了。說到底藝術範疇的定義及涵蓋面，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，所以統牽版圖的擴展，正是保持「藝術」生命力的不二法門。以上的還是容易理解及為人接受的一環，可是迄今為止，仍然有不少人存有錯覺，認為「藝術評論」不過乃推動涉及分析對象的「助產士」，即是它的角色功能，僅停留在為了令公眾能夠更清晰了解評論指向的文學、電影、戲劇及音樂等等。是的，先師黃公繼持也曾以《寄生草》來命名個人的評論著作，然而此乃不折不扣的自謙之辭。「藝術評論」自身的紛繁萬象，早已不可能以附庸觀點視之。事實上，西方文論早有創作人均存有「意圖謬誤」之說，用以說明創作人對解讀自身作品，並無任何先驗的決定性價值觀點。在讀者反應／受眾解讀抬頭的年代中，每一篇擲地有聲的藝術評論，其實都是獨立生命完滿自足，自成體系，所論所評的對象／文本自身，反過來乃屬成就藝術評論手姿綽約的花芯枝葉，主次之間的關係早已悄然逆轉變向。當然，我非常明白身處香港的文化空間，面對媒體一向對藝術評論不友善的發表氛圍，希冀以上的藝術評論自足自圓的體系建立，不再屬天方夜譚的幻想。可是每個創作人都只有自己所屬的一生空間，如何突破局限去提升自己的創作生命，便成為創作人的一項嚴肅命題。是的，不嫌累贅再說一遍，藝術評論的撰作者當然可以以評論人名之，但其本質從來均是創作人，僅此以誌。